

戏剧故事

QING TAN

情探



上海文化出版社

情探

QING

TAN



上海文化出版社

封面设计：李宝强

插图：宠先健

情 探

于 人 改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 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25 字数 49,000

1956年3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3次印刷 印数：65,001—128,000册

书 号：10077·0195

定 价：0.28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根据《焚香记》和同名川剧改编，写王魁负桂英的故事。王魁在未中状元以前，流落莱阳，为桂英所救。两人互相爱恋，结为夫妇，立誓同生共死。不想王魁中了状元以后，就忘恩负义抛弃桂英。桂英受了这个重大刺激，到死也要向王魁报仇，王魁终于受惊而死。

前 记

王魁负桂英是我国的民间传说，各种戏曲都有。这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悲剧，它描写妓女敫桂英不受金奎财势的诱逼，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宁可嫁给落魄的王魁；但王魁一朝爬上统治阶级地位之后，就忘了根本，休弃了桂英。通过这个故事，不但揭露了旧社会对一个善良妇女的迫害和封建统治阶级人物的丧心无耻，而且暴露了封建社会及其制度的不合理。传说中敫桂英作为女鬼出现，是带着被压迫者的强烈复仇愿望的。改编正是依据了这种精神。

这个故事，是根据明人王玉峰《焚香记》和川剧《情探》的情节改编的。川剧《情探》有一优点，即敫桂英虽系女鬼，但毫无恐怖色彩，相反还带有丰厚的人情味，这样就愈益显示出王魁的负义可憎。

目 次

一	招贤店·····	1
二	火坑里的生活·····	11
三	冻倒在风雪里·····	18
四	感激得流下泪来·····	27
五	她是个女中豪杰·····	33
六	热情豪爽的小红·····	39
七	喜筵·····	53
八	效验的药方·····	59
九	海神庙·····	67
一〇	入赘豪门·····	72
一一	血泪的控诉·····	84
一二	情探·····	91

一 招贤店

这个故事发生在古时山东莱阳。

莱阳东边临着渤海，原属登州府，是个山明水秀、人物繁华的地方。莱阳还盛产果子，我们每年吃的甜嫩多汁的“莱阳梨”，就出产在这儿了。

如今且不说这些闲话，只说莱阳城西街上有家小客栈，名叫“招贤店”，店里住着一个单身客人，姓王名魁，号俊民。他本来是济宁府的秀才，这年春天上京考试，不想落了第，要回济宁，又怕亲友见笑；因此来到莱阳访朋友，要想寻个栖身的地方，等到下一科再去赴考。没想到朋友不曾找着，倒把盘费花光，就这样流落在莱阳了。

这王魁父母死得早，自己又没妻室，因此虽是在外面常年作客，也不怎的想家；倒是坐吃山空，感到度日艰难。客店里他已欠了三个月房饭钱，店主人每天来啰唆，不肯为他开饭，还要逼他搬走。他随身带的几张书画，早就卖来吃了，连两件上色衣服也送进了当铺。这时又恰

逢着岁暮天寒，残年将尽，那当旅客的凄凉滋味，不免又增添了几分。

这一天，北风怒号，天色阴沉沉的，眼看就要下雪。王魁在后楼小房里，他生不起火盆，挡不住那寒气，只得走上床去，把条棉被缠在身上，拿了本前科闱墨来看，一心要揣摩那文章中选的诀窍。不巧楼下响起了迎年锣鼓，“咚咚呛，咚咚呛”，敲得王魁心烦，再也看不下去。他一个人正在焦躁，偏偏店主人又走上楼来。

店主人的脸色也象天色一样，阴沉沉的，象蒙了一层霜。他看见王魁拥着被坐在床上，鼻孔里冷笑一声，故意挖苦说：

“啊呀，惊动！惊动！王相公还没起床？”

王魁说：“天冷，我是起床又上床。”

店主人看了一眼棉被，自语说：“怪不得前儿洗被单，看见棉花絮扯破了几个窟窿，原来拿它当披风穿！我说么，破得这么快！”说着，一屁股在机凳上坐下来，问王魁：“我来问问王相公，几时高升？”

王魁走下床来说：“老爹，你是叫我搬家？你看年尽无日的，哪里去寻房子，就是要搬，也要等来春嘛。”

店主人把手一伸说：“那么，拿来！”

王魁说：“什么？”

店主人说：“房租饭钱呀！”

王魁说：“老爹放心，少不了你的，我只要访到了朋友，就一总算还。”

店主人说：“你们读子曰的，不晓得柴米艰难，你一天三顿清水白米饭，可是要花银子买的啊！没钱，就请高升一步。这笔账，我权当飘了！”

王魁说：“老爹，我也是一时时运不济，才落魄到这步田地；若是我今生有这个命，下一科高中了，我愿加十倍酬答老爹高情。”

店主人闭目摇头说：“我们买卖人，只晓得将本求利，你就为官为宦，我也不来眼红。今天我只要钱，你说没钱吗，朝下巴底下看嘛。”

王魁低头一看身上说：“你叫我脱衣服？不瞒老爹说，我过冬的皮袍都脱去当了，如今只留得这件蓝衫，这可是十载寒窗换来的啊！再要去当，就连功名也当掉了哩！”说着，一阵寒风从窗纸破缝里灌进来，他这件蓝衫本来单薄，御不得寒，被风一吹，就缩着肩瑟瑟发起抖来。

店主人一见，微微软了心，说：“王相公，不是我来逼你，柴米油盐、门户开销，样样要钱，你总得想个法子啊！终不成抱着肩膀打战过日子。我老汉有个主意，虽说不是常法，火烧眉毛，只顾眼下，不知你肯干不肯干？”

王魁说：“有什么好主意？总求老爹指教。”

店主人说：“王相公，目今已是大年下，再过

两天就要送灶了。我平常见你写得一手好字，又会画笔画儿，你何不写些春联，画些窗心去卖？我们这里东城有个鸣珂巷，这一带有不少歌台舞榭、茶楼酒馆，最是繁华不过。你若是去那里摆个书画摊子，卖了钱，不说每天的开销有了着落，就是赎取冬衣，暖暖和和过个新年，也有指望了。”

王魁一听，欣然说：“卖字画，原是我们的本行嘛，既然老爹指引我这条道路，我明天就去。”

店主人见他肯去，才有点和颜悦色了，站起来说：“好吧，你肯去，挣得一文是一文。我如今吩咐伙计与你开饭，吃饱了，你就写画起来。王相公，年青人总要巴结上进啊！在家里孵着成什么样儿？不是我老汉夸口，我象你这个年纪时，少说点，五省都跑遍了哩。”又唠叨了一阵，才拖着鞋子下楼去了。

王魁望着他的背影说：“这老东西也说得不错，卖字画也不辱没了斯文，只是手头连买纸张颜料的钱都没有，怎么能动笔呢？”正在作难，忽然听见隔壁房里摇得卦筒响。他一听这声音，就知道算命的张铁嘴还没上街。在“招贤店”的这些个旅客里面，他和张铁嘴还谈得来。他想：我何不过去和他商量商量呢？就拉上房门，走到隔壁房里去。

张铁嘴正伏在桌上卜卦，手里拿着个铁筒，叮叮当当摇了一会，从铁筒内倾出两个光亮的铜钱来，在桌面上滴溜溜地转。面前还摊开一本“文王神课”，预备查对卦文。

王魁走进门说：“张兄还没出门摆摊？”

张铁嘴放下卦筒，笑嘻嘻迎着他说：“王相公起身早！我刚才卜了一课，今天出门不利。你不见么？这么大冷天，还有谁逛城隍庙？就是去摆摊，也没主顾，与其去喝西北风，不如在家里暖和暖和。这也叫‘达人知命’哩！哈哈……”

王魁说：“张兄有意取笑。其实你的卦是最灵的。”

张铁嘴让他在床上坐了，把两个铜钱“铿”的一声丢进卦筒说：“我们看相算命，不过逢人说些范丹怎样贫穷，石崇怎样豪富，其实也不完全信得。只是有时偶然触机，说中了几分，人家就管我叫‘铁嘴’，说来也惭愧煞人！”

王魁叹气说：“富贵穷通，想必也是有准的。”

张铁嘴说：“这叫做信之则灵，认真推究不得。王相公，看你的相貌，听你的谈吐，我这张‘铁嘴’敢说，你必不是久困风尘的人。横竖今天没事，等我仔细来给你看个相好么？”

王魁摇手说：“张兄，我潦倒得这个样子，还

看的什么相哟！就是你幸而言中，我有发迹的一天，只是那未来的事，也救不得我眼前的饥寒。我来找你，倒是有件事要求你哩！”他就把店主人劝他卖字画、自己缺少资本的话，对张铁嘴说了一遍。

张铁嘴一听，拍腰说：“小事！你早就该说呀。卖春联、窗心，倒正是时节。这么吧，我卖卦积攒了三百文钱，如今你拿一半去，买纸张——银硃纸、玉版宣；买颜料——花青、滕黄、野鸡红；每样都买些，舞弄起来，明儿就好发个利市了。”说着，开了竹箱，取出一小串钱来，数了一百五十文给王魁。

王魁接了钱，着实感激说：“你真是我的患难之交啊！我卖了钱立刻奉还。如今我就上街买纸张去。”

张铁嘴说：“四海之内皆朋友嘛！你拿去就是，还什么？……你莫忙走，我看你身上穿得这样单薄，怎好上街？我这里有一件短棉袄，你如果不嫌脏，就穿上挡挡寒吧！”说着，从枕头下面扯出一件青布短袄来，叫王魁穿。

王魁说：“你不穿？”

张铁嘴说：“我在家里嘛，不要紧，外面风大，你快穿上吧。”

王魁道了谢，接过短袄，因怕失了秀才体面，把来穿在长衫内面，然后揣了钱，出街去

了。

不消半天工夫，把应用的东西都采办齐了，王魁捧回店里，当天午饭后，就动手写春联，“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啦，“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家迎新春”啦，……一个下午，倒写了三、四十副。另外又裁了宣纸，写了几副诗联。晚上，点起灯来，赶画窗心；画些渔、樵、耕、读啦，梅、兰、竹、菊啦，画到半夜，也有了二、三十幅。自己看看，虽是粗糙些，糊窗子总还使得，就停了工，吹灯睡了。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风稍小些，王魁一早起来，先把青布袄送还了张铁嘴，顺便请他来观赏自己的书画。张铁嘴走进他房里，只见地下、床上摊满了鲜红的春联，还有五颜六色的窗心纸。铁嘴逐一看了一回，点头称赞说：

“王相公，这书画上头，我虽说一窍不通，可是只要看你的字写得黑大圆光，几笔梅花也画得挺有精神，就知你是个定会飞黄腾达的人。我这‘铁嘴’包管要应验哩！哈哈……”

王魁说：“张兄又来取笑！这早晚也好出门了。”

当时，把字画收卷了，用考篮盛着。张铁嘴也要出门，就带了算命卜卦的包袱，和王魁一同走出店门。两人走到街口，先寻个茶店坐了，泡了一壶茶，又买了几文钱的炊饼、枣糕，勉强吃

了一饱，然后走到鸣珂巷来。

这鸣珂巷一带果然是个繁华的地方，有不少茶楼酒馆，平时游人众多。巷口有个梨仙祠，庙门前很是空旷，摆了不少地摊。他们两个走到巷口，张铁嘴帮王魁相度地势，就选定梨仙祠庙门外，把字画春联都在庙墙上张挂了。他又去邻近炒货店借了条白木板凳来，叫王魁坐了，说：

“这里有个照壁，可以避避风。你若是坐得足冷了，就起来来回走走，天晚收摊，我来接你。”叮咛了一回，他到城隍庙摆摊去了。

王魁来得早些，庙门前还没啥游人，挨到中午，人才渐渐多起来，一到午饭后，那游客就更多了。他这书画摊头，也围了不少的看客，有说“字写得端正好看”的，有说“渔樵耕读画得有趣”的。可惜买的人却不多，卖了一下午，通共卖出了三副春联，两张窗心，还不够一天的饭钱。看看天色渐晚，那空地上的一点太阳光，也越来越暗淡了，天又刮起风来，游人也渐渐稀少。

王魁坐不住，只得站立起来，把两只手抱了肩头，在寒风里索索战抖，一面顿着双足取暖。

正在这时，鸣珂巷里推出一辆华丽的车子来，车内坐了个盛装的女子，后面跟着个中年妈妈，一手拿着毡包，一手提着个红纱灯笼，却还



没有点烛。车子走过梨仙祠，车内女子忽然揭起纱帘，注目看那墙上的字画，又对王魁看了一眼，直到车子推远了，才慢慢放下窗帘。

王魁没把车中人看清楚，只看见她头上的珠翠，一闪一闪的发亮。他看了也没留意，正在阶沿石上顿着足，口里唏呀嘘的叫冷，只见张铁嘴远远走来，腋下挟着包袱，手头提了一方肉，一把大葱，老远就叫起来说：

“王相公生意不错？天都快黑了，快收了摊子，咱们上饭铺吃杯酒去！”

王魁一看见他，登时身上就暖和了不少哩。

二 火坑里的生活

再说刚才那辆车子出了巷口，吱喽喽地向东城推来。

读者看了要问：车上坐的那个女子是谁呢？

说起来她却不是寻常人家的女儿。她姓敖，名叫桂英，是鸣珂巷谢家勾栏的一个妓女。因为她生得美貌，吹弹歌舞，没一样不会，所以在本地很有名气。这天是本城富豪金员外在满春园摆酒，替一个姓白的镇台送行，特地招她去侍宴的。

车子推到满春园门口，那个中年妈妈走前两步，揭起车帘，扶着敖桂英下了车，早有金员外的一群家人接着。那为头的一个家人，名叫金老八，戴一顶遮风暖帽，穿一套羊皮外褂，看见桂英到来，连忙向前招呼说：

“啊呀，桂英姑娘来了！员外同白老爷在暖芳阁等着呢。这么大冷天，快请进去，莫要被风吹着！”